

广西田东县
檀乐乡僮族社会历史調查报告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編

1964年11月

說 明

《广西田东县檀樂鄉社会历史調查报告》资料一册的编写，是在党的领导下，于一九五八年秋季由中央民族学院政治系学生黃 昭、梁维祖、趙 耿同学，历史系胡起望、郭汉材、黃恩惠同学，北京大学历史系曲军鋒、吳振祿同学，北京民族研究所汪明瑀同志，北京音專及艺專院校的梁 浩、陈恩光、刘烈武、趙 斐同志，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黃永禎同志，广西僮族自治区文化局滕泱藩同志以及田东县人民委员会派来参加調查的陆景明、黃耀光同志等十多位同志集体調查编写而成。这本资料距今已经六年，为了搜集资料，今年秋又由黃 昭同志作了某些修改，把它编印出来，以供参考。但以往因調查时间比较短促，有些問題未能很好复查、核实，特别是我們的政治业务水平较低，错误的地方一定是有的，敬請读者批評指正。

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調查組編

一九六四年十月

目 录

壹	一般情况	(1)
	一、地理环境	(1)
	二、民族概况	(1)
貳	农业	(3)
	一、生产力	(3)
	(一) 土地情况	(3)
	(二) 农作物	(3)
	(三) 劳动力	(3)
	(四) 生产工具	(5)
	(五) 耕作技术	(6)
	(六) 解放前生产禁忌	(9)
	二、解放前的生产关系	(9)
	(一) 生产资料占有	(9)
	(1) 土地占有	(9)
	(2) 典型发家调查	(10)
	(3) 剥削形式	(10)
	三、解放后生产关系的改变	(12)
	1. 减租退押与土改	(12)
	2. 互助合作化运动	(14)
	3. 总路线照耀下, 农业生产大跃进	(17)
叁	工业及手工业的发展	(20)
	(一) 工业	(20)

(二) 手工业	(22)
(1) 木工业	(22)
(2) 纺织业	(23)
(3) 磚工	(24)
(4) 车縫业	(24)
(5) 榨油业	(24)
肆 解放前的政治	(25)
一、社会阶级結構和法律	(25)
二、統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統治和压迫	(28)
伍 教育、宗教迷信、艺术、物质文化	(34)
甲、教育	(34)
(一) 解放前僮樂鄉的教育	(34)
1. 私塾	(34)
2. 中学	(35)
(二) 解放后的教育	(35)
乙、宗教迷信	(37)
婚姻	(39)
喪葬	(41)
医药卫生	(42)
丙、艺术	(46)
(一) 僮族歌謠	(46)
(二) 戲劇	(52)
(三) 音樂舞蹈	(52)
丁、物质文化	(53)
(一) 服飾	(53)
(二) 居住	(54)
(三) 飲食	(57)
(四) 有关服飾、居住、飲食的禁忌	(59)

陆	人民对統治阶級的反抗和斗争	(60)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革命斗争	(61)
	(二) 中国红军第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	(64)
	(三) 红七军目前实施政綱	(65)
	(四) 关于苏维埃政权的组织	(65)
	(五) 土地暂行条例	(68)
	(六) 共耕条例	(71)
柒	解放后人民政权的建立巩固和社会主义革命 ...	(76)
	(一) 減租退押、清匪反霸及土改	(76)
	(二) 农会 (略)	(80)
	(三) 党团组织 (略)	(80)
	(四)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80)
	(五) 整风运动大鳴、大放、大字报、大辯论	(81)
	(六) 总路綫照耀着檀樂鄉	(85)
	(七) 人民公社的浪潮席卷檀樂鄉	(86)

壹、一般情况：

一、地理环境：

檀乐乡位于田东县的东南角，在思林区的中央，东部有右江成为天然的边界，对岸与思林镇相对峙，有达寒江横贯本乡从南流往东南角汇合于右江；西北与百笔、南部与英竹乡为界，交通水路有右江，可行十五吨小汽轮梭流其中，下可汇合邕江，上接通百色，公路有邕色路，因此，该乡交通较为便利。全乡有渡口、达郎、唐流、定象、那祿、那务、那喚、同喜、平乐、中屯、铜逸、那省、那怕、那哲、远开等十五个屯组成，最小的屯有10户，最大的屯有50多家，共居住606户2567人口，主要劳动力现有1231人，附带劳动294人，耕地面积水田有5252亩，旱田1475亩，合计6727亩，平均每个劳动力有耕地面积5.7亩，平均每个人有田地2.262亩。本乡都是丘陵地带，土壤系带有粘性的红色土组成，水利有达寒江横贯本乡可灌溉面积4670亩，加上小型水利总共可灌溉面积4747亩，占全乡耕地面积88.28%，气候属于亚热带，宜种水稻等作物。

矿藏据现材料有铁、煤、石油、石膏等，其他矿藏正在和尚待勘察中，农作物有水稻、玉米、红薯；经济作物有黄豆、甘蔗等，但都很少数。

二、民族概况

本乡居住着465户僮族，人口2047人；汉族141户520人。汉族是后来而定居的，解放前由于统治阶级的长期压迫，也造成了一些民族间不十分融洽，如汉族不愿将自己的技术传授给僮人，并骂僮族为‘土佬’。解放后，该乡与全国各地一样贯彻了党的民族政策，民族团结空前高涨，该乡干部既有僮族也有汉族，彼此来往亲密无间了。

民族来源传说不一，流行较广泛的有：从前广西这个地方人，（儂智高起兵前）有印度国经印度洋经南海、广东到广西来了一批人，与当地入结合在一起，这就是僮族的祖先，当时宋朝派狄青征伐儂智高，智高率众抵抗，结果失败，被赶到云南去，而人民被狄青统治，狄青对不尊重他的当地人民进行残酷压迫，过去传说，僮人背手走路就是因为被狄青捆绑的结果，人民为了咒骂狄青，而把狄青二字改为‘狄猩’。另一种说法与上面基本相同，但说儂智高本来就是僮族的后裔，僮族早就居住在这些地方。

傳 說 故 事

(1) 人的起源故事:

很久很久以前，洪水泛濫成災，淹死所有的人，其中兄妹倆沒有被淹死，其兄名叫伏羲，其妹名叫女媧，他們倆逃到名叫葫蘆山洞里去居住，後來有李老冉和張天師兩神仙進來告訴他們，現在天下生物已死亡，你們兄妹應該結婚重新創起天下，兩兄妹不同意，繼續住在山洞數年之久，張天師有一天又去見他們并說：天下生物既被水淹死，你們為何來此躲應該“創起”天下才對，但是兄妹倆仍不同意，後來張天師說道：如果你們不同意可一個在山南一個在山北各燒香一枝，如果升起的煙相匯在一塊，就要成夫妻，結果湊巧相匯，但仍不同意，有一天天氣很炎熱，兄妹入河邊洗澡，哥哥在上游，妹妹在下游，過後不久，不知甚的，女媧懷了孕，約莫八九個月光景生一沒手沒足象冬瓜模樣東西，報張天師見後即叫女媧用刀切成粉末散播各處，經三日七早（？）就成了無數人羣，并說360姓是她創始的。

(2) 100頭犀牛的故事

從前在檀樂鄉的附近有一地叫做懷梅村，村旁有一口泉水，往外奔流成為一條小溪，土名叫答勒，有一天突然來了場暴風雨，有一頭犀牛隨溪流而走下到懷梅村邊，後來村人把此牛殺掉了并分給村內各戶人家，但其中有多戶良民及一戶寡婦拒絕不受此種不正確的行為，正巧那天晚間來了一位發須雪白的老人到寡婦門前問道：“今天你見什麼牛到這個地方沒有？”那寡婦答道：“只見村中殺外來牛一頭，并逐戶各分牛肉，但不知什麼牛。”老翁叮囑寡婦傳告多戶良民說如有暴風雨來你們則抓緊母雞尾巴不得放手。老翁說後即走，果實老公公离去不久，暴風雨驟然而至，這伙人家隨雞而去，當飛到別座山頂上只聽見原來那村突然雷鳴一聲，全村崩塌而下陷，食犀牛肉者均喪沒于潭中，現成為一深水潭，今人仍不敢釣魚，還傳說有99頭犀牛還生活在其中。現在該潭還不時地發出低微的鑼鼓聲。這個故事反映了在古代僮族地區是生存有過犀牛的，告訴別人切不可貪圖別人不義之財，如果這樣必然受到應得的懲罰。

歷史沿革

據調查所知，住在檀樂鄉的僮族只有自己的語言，以往沒有自己的文字，在人民羣眾中發現記錄僮族山歌本子中有借用漢字音義相類同的邊旁字，如水田叫做“鑿”等。該鄉遷徙情況文字記載是沒有的，即使有僅是個別家僅就一些家譜而已，也是很簡陋的，例如僮族中一個韋姓家族的記載到此地居住已有十四代之久，其字派是：立、仁、

庆、文、福、显、国、廷、有、承、金、章、永、锡。先来此地居住的是韦立牛，家谱记载是：「由于乱世无法推测立牛此人之年月，立牛长子生于明成化戊子年先居于上林果粉村，上宰州（今思林区）始祖是江南（？）省人，宋代从狄氏平南有功特授下旺土司，因于明朝世乱分派上林土县歌粉村」韦姓多数说是从东兰来，也有说是从平果县那海来此而定居的。」

貳、农 业

一、生 产 力

（一）土地情况：

檀乐乡耕作土地分布，大部份是小山坡或高山坡上，而比较平原的约占50%左右，因此，多数是干旱土地。解放前虽有一大同江水利，而灌溉的田亩极少，计能灌溉均匀约480多亩，因此过去稻谷种植，每年只能种上一穗，原来是种植稻谷的禾田，如无收成也可改种玉米。解放后在党的领导下，兴修大同江水利（今改名达冷江水利）全面灌溉，土地使用改变很大，至1958年止，原来只能种一穗而改为两穗的共有2684亩，改备地为水田的250亩。水田都是种植稻谷，备地以种植玉米为主，也兼种有红薯、花生、黄豆、绿豆、芝麻、蓝靛等。据1958年统计：共有水田5252亩，备地1475亩，总共6727亩，全乡每人平均有土地2.62亩。

解放前这里的土地如水田计算单位面积不是以亩作为计算单位的，而是以100田作为计算单位，例如：上等好田100，产量一般1500斤，中等水田，每年可打稻谷1200斤，下等田每100，每年可打稻谷800斤左右。

（二）农作物

种类：粮食作物有稻谷、玉米、芋头、高粱、木薯、南瓜、红薯、毛薯等，以稻谷，玉米为主。经济作物有花生、棉花，黄豆、芝麻等，以花生为主。

（三）劳动力

(1) 劳动分工:

这里男女之间劳动习惯都有详细的分工, 每年抢种抢收时, 男的犁田、耙田、镪田、女的扯秧插秧, 运肥。下种玉米时男的犁地、耙地起畦, 女的运肥下种, 老人在家带小孩、做饭、放牛。在平常日子, 妇女都得在家管理家务、煮饭、冲米、挑水, 扯棉条、织布、染布、做鞋、缝衣、带小孩。

解放后, 这一不合理的分工, 也有改造, 如在抢种抢收时, 也有男的学插田, 女的学犁田, 但这也一阵风, 尚未完全打破界限, 至于家务也是在女人忙不开, 无法分身时, 男人也得要帮忙。缝补针线工作完全是女人负担。从这看来, 女人工作很复杂, 负担很重, 男人工作有时候还是松劲, 如每犁田, 犁了一个早上最多是到九点钟就回来, 直到下午三点四点才上田。

(2) 劳动力使用程度:

从解放前与解放后初期看, 每亩地需工情况:

犁第一次	一个工 (每天一个工计算)
犁第二次	一个工
犁第三次	一个工
耙	三个工
打草修田塍	一个工
扯秧、插苗	两个工
耘田(三次)	三个工
割谷	两个工
打谷	两个工

两大跃进后技术改革与质量要求, 一般的每亩需20个工, 尤其是插秧进度很慢, 每人每天照平常只能插上2分多, 用人担肥也需来回时间, 照这里土地离村远近来看, 不远不近的每运100担肥下田需5天时间, 因此劳动效率很低。照全乡总土地面积6727亩, 主要劳力有1231人, 除去参加水利工作与其他非劳动人口与非农业劳动人口, 不达1千人, 平均每个劳动力负担达6亩以上, 其中还有改一槌为两槌, 因此这乡劳动力不足的。

公共食堂后, 妇女摆脱家庭的事务劳动, 解放了不少的附带劳动, 全乡共计增加二百七十个劳动力, 过去出工最多达80%的主要劳动人数, 现在大为增加了。

对剩余劳动力的处理，解放前，冬季都是农闲时间，妇女都上山打柴打草，平均每个妇女每年要打上300担茅草过冬，男人出外帮人建筑房子，因这里农民普遍都会烧砖、砌砖。个别农民每逢街日做些米粉上思林街卖，有马的赶田东、平果贩鸡鸭。

(四) 生产工具

犁：用犁有三种，构造式样相同，只轻重，长短，大小不同，最大分别是犁嘴的长短。重量，一种是重9斤，一种是重七斤，一种是重4斤，前两种只是中屯、那郎两屯的汉人用，僮人是用后一种。僮人说因汉人的土地是沙土，而他们多是粘性土。耕牛品种矮小，不使用前两种，后一种犁嘴面积宽约六寸，长约六寸五分，看来很似等边三角形，耕深三至五寸。不能深耕，搬土有限，因此这里的庄稼不甚肥壮，也不能耐旱，据老人说自前代已用此农工具了。使用此工具效率每天约能犁一亩。

木耙、铁耙：这两种工具，用法有它不同的地方，木耙比较轻便，专耙畚地，烂泥田，铁耙是耙粘性土、硬土、多草的田地，构造式样与汉族地区没有什么差别。但这两种工具自有六柱耙后，用途减少，因效力不高，草多的田或六柱耙做不到之处使用之。

锄：式样与汉人用的洋锄略同。为了适应本地的使用，僮人把它构造改为7字形，最适宜玉米培土，效率很好，农民认为是培土玉米最主要工具，也用来锄草积肥，鑿田基。

一字锄：头部全是铁器，比较笨重，用时使劲，容易疲倦，过去农民无法用上牛时，就用此工具开荒；耕作面积效率不高，每半个钟头要休息一次，农民很少用，现在一般的只用来锄柴头，建筑新房屋时起墙坑，与开水渠用。

洋锄：就是汉人用的洋锄，因其锄头尖处似鸡，便称为“巴鸡”。

齿镰：与汉族镰刀相同，口处有齿，重约五、七两，轻便，但因其只能割谷，别无用途，因此用途没有镰刀那么广泛。

镰刀：能割禾，打草、打柴，周年四季都用上，用途比镰齿大，每户都有两把以上，但比较笨重。需常磨。

打谷桶：此工具是自外传来的，25年前这里打谷是用打谷床，用打谷床不能移动，须来回搬谷费时，且效率不高，只一人或两人打。打谷桶能移动，可跟随割谷人在田间四周来往，可四人同时打谷，每天能打上一千二百斤谷。来源在民国廿七、八年时有一容县农民乐业于本地，见打谷床不好，便自制本地之打谷桶，后僮人模仿通用，自此打谷床淘汰了。但此打谷床是方形，上面没东西扎围，拉桶时还很用力，也不能做到颗粒还家，比现在其他地区与汉族用的打谷桶构造尚落后些。

收谷工具除打谷桶外，尚有用石滚、牛踩、木条打，但自有打谷桶后这方法一般都消灭了。在解放前的地主，田多，须抢上季节，一时无法制出很多谷桶，因此有时尚保持用石滚、牛踩。木棒打谷是因为农民无法买上谷桶，也无牛，而用木棒打谷。

三齿耙、耙锄：这两种都是中耕具，耘田用的，其用略有不同。三齿耙是草多，土硬，或田受旱突然下雨，须把草耙去，把土翻起使用之。耙锄是粘土用的。耕耘除以上两种以外，目前主要是用脚耘田。前两种工具是在土地干旱或翻土、细草多时中耕田的，而现在水源较好，一般还是用脚精细且快。

解放后，尤其在大跃进中，农民也知道农具改革的重要性，不改进旧的工具，是赶不上季节，因此也接受不少外来的新式农具。但是深耕工具未有得到妥善办法解决。全乡统计只有五三步犁21架，双轮双铧犁一架，这两种工具也未能经常用上，农民说：（一）此地牛短小，力不足用。（二）坭土薄，再犁深也是粘白土，也对作物帮助不大，（三）用此犁因牛力小，进度不快。（四）这里田小，且梯田多，不适宜。此外万能耙有五架，六柱耙有150架，中耕具有900架（未试用），收谷机15架，尚有种红薯用的铧耙。其中六柱耙，农民很喜欢用，六柱耙是万能耙的一部份，因万能耙过重，这里的牛小拉起来有些困难，因此值人用自己的智慧把它改装适应使用，第五生产队共用上17架，效率很好，每人每日可耙8亩，比木耙，铁耙效率提高5倍以上。

（五）耕作技术

1.各种作物种植方法及季节安排：

解放前稻谷种植方法是：在八九月收谷后便马上翻土一次，待晒干后到来年正月又犁一次，二月初又犁一次，约二十天后便放水下田，接着耙田，一般三次。下肥均系生牛粪，每亩施生牛粪十担至二十担，大都在耙田时下肥的，下肥方法是相距一年施一次，例如头年下肥第二年不施了，第三年又施了肥。中耕施肥是很少有的，只有在禾苗发育不匀或枯黄不壮的情况下则施放些草木灰而已。

玉米种植：解放前一般种两茬，种植方法，九月收晚稻玉米后马上犁地一次，来春又犁一次，如果土质过硬的多犁一次，一般犁两次，等到玉米长高未扬花出苞前中耕培土两次，即等待玉米成熟。耕种过程，每亩放干牛粪15担左右。

从这两种农作物的耕作方法与季节安排和别的地区没有多大的差别，但在使用生牛粪这种方法则显得特别落后，这种施肥方法，未经发酵的牛粪，肥效是极低的。

2.解放前各种农作物季节安排表:

一月	下种玉米、花生,
二月	中耕玉米,
三月	播撒秧苗、培土玉米,
四月	种黄豆、播种稻谷,
五月	收玉米、插秧,
六月	种红薯、绿豆、晚稻玉米,
七月	
八月	收花生、绿豆,
九月	收稻谷、玉米、黄豆,
十月	翻土、收红薯,
十一月	翻土,
十二月	翻土、准备过冬,

解放后农作物的季节安排如下:

一月	下玉米种子,
二月	插秧、种芋头,
三月	中耕玉米、开始种棉花,
四月	种黄豆、水稻撒种,
五月	收玉米、种第二穗玉米,
六月	种红茹等,
七月	收芋头、割蓝靛,
八月	收第二穗玉米,
九月	收早稻、播种晚稻,
十月	下冬谷种、收割高粱、红茹,
十一月	收猫豆,
十二月	翻土过冬等农活,

第二年的四、五月间则收冬谷。

3.肥料的种类与使用:

解放前檀乐乡不会用绿肥,也不会用塘泥,更谈不上用现在的化肥、桐麸、粪生

麸、麻麸。这些肥料他们都认为是用钱买来的，一般贫困的农民是用不上的，曾经生产过花生麸，但是用来喂猪而已。人粪尿、猪粪有些村在很早以前已经使用，对农作物的种植极为有利。但也有些村到解放后的一九五八年仍然不建厕所，不围猪圈，自然也就不使用人粪尿作为肥料，这是一种十分落后的现象、在解放前连塘泥也不加以利用，农民认为没有什么肥头的，人粪尿是臭的、脏的而不使用。他们过去主要只有牛粪一类，牛粪用法有两种：一种是用生粪，即是没有曝晒、打碎，直接由牛栏内挑到地里去，此种多是放下水田。一种是用在畚地，是经过晒干打碎，堆起一直到种植，然后运去。由于过去肥源少，种植除稻谷、玉米，两种施肥外，其他不重要之作物，红薯、绿豆、黄豆、芝麻、棉花等是没有施肥的。稻谷在开始插秧时每亩约放下生牛粪10—15担，隔一年放肥一次。中耕更没有追肥了。玉米地也是在开始种时下一次肥料，玉米地里种植作物很复杂，一般的有间种花生，或黄豆、绿豆等，如生长很不好，即使肥料不够就多中耕一两次的就算了。解放后，使用之牛粪都经晒过，打碎，并拿来制作其他新样肥料，每家都有猪栏，并挖有积粪的粪坑，较为普遍的建有厕所。并开始的使用塘泥，农民已觉悟到增产必须寻找肥料，是个重要的关键，现在有肥料种类如下：

人粪	化学肥（外来）
牛粪	绿肥（自采）
猪粪	老塘泥（自采）
桐麸	基肥（草木）（自采）
花生麸	颗粒肥 自制
塘泥	
垃圾	
麻麸	

颗粒肥料是模仿外地的先进经验而试作的，1958年已开始试用，效力很好，施肥后隔三天，禾苗马上转青，禾茎即慢慢地粗壮起来，全乡曾组织过多次现场参观，打破了迷信，解放了思想，大家都可以制作，一人一天可生产颗粒肥100斤，但原料仍需酌量的化肥，有时也影响正常的生产。

4.水利灌溉：在土官时代已开有一水利名为大同江，所谓大同江，是土官占有，此水利就直通灌溉大同一带土地，其他地区不能使用。因此，这水利当时是全部掌握在土官手中，土官废除，大量将土地出卖，这时收买这土地的人就一批土豪，这水利又掌握在这些人的手中，如解放前何民忠（地主），见农民开水灌田便鸣枪威胁农民长期不敢大胆引水灌田，一般的由地主灌满后才由农民使用。农民每逢夏种也修理，但还是各扫

门前雪，经常形成农民兄弟自己争执，檀乐乡的土地情况看来还是半山半平的地带，有很多梯田，土地还是很干旱，因此过去经常受旱、失收，甚至连种子也收不回。解放后52年区委便领导农民修此水利，后改名为达冷江水利，并增添南北两道水渠，北渠灌溉北部一带村庄土地，南渠灌溉南边一带，中干水渠直破中间，并修了数不清引水小道，围绕四周，全部灌溉，这水利灌溉面积达7000多亩，灌溉檀乐乡的有5000多亩，达总土地面积80%。现除郎闪、东先两片土地未能灌外，其余都能灌到。这水利对农业增产关系很大，自修成达冷江水利后，能改旱地为水田，一槌变两槌，因此户户增产，黄名命土改时只有产量2000斤，水利修好后增产至5000斤。黄光道原来每年只能收3000斤，后就收达6500斤。

5. 灾害：对农民威胁也很大，经常有螟虫、猛马虫、蛀心虫，解放前20年有一次大虫灾，农民无法扑灭，户户普遍借粮、讨吃。虫太多了，农民拿扫把去扫，拿木耙去耙，始终无法消灭。再没有办法，只能每年六月六，家家鸡蛋一只，糯米一碗，甚至杀鸡到田头祭拜田神，愿田神拒虫赶妖魔，庇佑丰年。其实那里解决问题呢！解放后农民懂得用六六粉、石灰等来杀虫，近几年来据农民反映不受虫灾威胁了。

(六) 解放前生产禁忌：

①六月初六是神农在田间坐，谁下田就被拆腰而死，这天要杀鸡、杀鸭到田间祭奉，愿神农庇佑丰收，否则必遭虫灾或旱灾。

②七月十三不能下地，七月十四不能下田，如犯者则被蛇咬。

③正月初一要起早，开门等钱财入门，如果谁睡觉不醒，田基就会崩溃，田水泄漏。

④清明那天不准点火，以免天旱。

二、解放前的生产关系：

(一) 生产资料占有：

(1) 土地占有：该乡一般地主都占有大量的土地面积，如那务屯地主三户17人，占有水田产量38100斤，畲地8300斤，总共46400斤，占全屯土地38%，富农1户8人占产量8710斤，占全屯土地7%。中农9户36人，有产量40615斤，占全屯土地34%，贫农17户，53人，有产量23102斤，占19%，雇农2户3人有产量530斤，仅占全屯土地面积（产量）的0.4%，从这个屯的情况看，地主平均每人有1729斤产量，富农平均每人

有1095斤产量，贫农只平均每人有粮435斤，雇农更差得远了，只平均每人有粮133斤，贫雇农除交租及苛捐杂税外，就几乎没有粮食维持生活了。

该乡除地富占有大量的土地外，宗族家族还占有一定的土地，如定象屯留20亩，那玩屯留田15亩，达寒江以名为水利留30亩，都是留给家族宗族每年村中搞迷信聚餐等挥霍使用，也有被地主强占享用的。解放后在土改时，已分配给无土地或土地很少的贫雇农。

(2) 典型发家调查：地主梁明貌，解放前仅有四亩七分地，其父亲梁道明做牛贩子（实际上开始时是做贩牛者买卖的介绍人或叫中保人），如买牛一头得70元，他就无形中白捞得十元。后来不久，有一贩牛老板寄下一大笔钱给梁道明买牛，买得牛后，那位牛老板即死去（如何死不太清楚，此大笔钱即归梁所得，1929—1933年就开了油坊榨花生油及搞酿酒生意，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趁着右江水路，梁明貌地主就压迫农民修大船搞运输做生意，每次运生猪往南宁出卖（价值20,000斤谷）赚一道钱，运回田东生盐又赚一大笔钱，这种投机倒把生意使梁明貌的土地占有逐渐增加，其实就是对农民经济掠夺剥削的结果所致。从一九二九年起，养有长工，土地由四亩增加到三十亩，短工每年不少于2500个，这些剥削账一下很难算清。另外，梁还放高利贷、青苗高利贷等的剥削手段而发家致富的。

(3) 剥削形式：

剥削形式是有多种多样的，兹列如下：

实物：那祿屯地主何明忠每年以400斤猪肉在正月和七月十四放出，到当年秋收向农民要稻谷，一般一斤猪肉取谷18斤，旧历七月十四到秋收时间并不很久，即每斤猪肉为取谷8斤。400斤即无形中多收入谷320斤。实物也有以养鸭为名的，如地主何明忠每年出鸭仔钱100只给人养即取大鸭20只。

雇佣：檀乐乡地主雇佣长工所支工资不一，如那祿屯雇佣长工一年只给稻谷800斤、1100斤、1200斤不等，在那务屯只给400斤—800斤，其中也有除给稻谷外，还给衣物一套，毛巾一条的，不过这些报酬还是极其低微的。雇佣的短工，一般由雇佣者供给饮食，每日工钱2—6角左右。

借贷：解放前借贷关系上伪政府虽有银行，借贷对象均系中农、富农阶级，以便他们作生意发财的资本，能借的原因是他们有钱能还得起，贫雇农要去借贷有中农做保证，如期满还不起就得以田地抵押。借贷用途不一，除上述富、中农作为生意用途外，贫农一般作为生活费用，也有个别户作为抽大烟而用的，借贷手续多半叫做“恨锁”（谐音记账之意），借贷利息一般是100%，或则120%，也有200%的，如借谷200斤，

第二年连本利还不上400斤，第三年则变为复利息，当地称为“马打滚”。贫农为了借贷年终无法还清，如王志英除卖完2000斤产量的土地外，连房子也全部卖光，而寄居于他户。

牛租：该乡农民解放前多数是没有耕牛，一般地富阶级都有耕牛出租，对贫苦的农民大加剥削，如那务屯有13户贫农即有6户租用耕牛，如黄光宣有产1000斤（合约四亩），每年租用耕牛一头，交去租谷400斤，还有粮食600斤，黄光告有产1000斤，交牛租谷400斤，尚余600斤，以度一年的生活，这是稍为正常的年景，有时天灾、虫灾，农民无力交牛租，只得把土地变卖抵押。在租用耕牛过程中常常发生意外事故，农民更加受苦，例如农民黄光进有田约十亩，向地富阶级租用耕牛两头，结果死去，因此不得不用稻谷来赔偿抵债。农民向地富租用耕牛，租时首先要向租主交一斤红糖，一斤猪肉、一只鸡，然后在收割以后，要交租谷四百斤，租用期间，耕牛发生事故死亡，除赔牛价外，还得给租金400斤谷。如果租的是母牛，生了小牛，租者还要负责喂大后交给租主。地富阶级除出租耕外，还出租母猪，劳动人民为了生活所迫也不得不向地主富农承领母猪来喂养，农民终年辛苦劳命奔波，不得一饱，衣不被体，而地主富农阶级过着不劳而活的腐朽生活。

典当：檀乐乡第五队解放前中农4户都有出卖土地，如黄光条（中农）出卖产量250斤，黄光进（中农）也出卖150斤，黄光猷也出当270斤。贫农13户有11户出卖田地，如黄光厚（贫农）原有田300斤，地三块（玉米150斤）产量共400斤，因娶妻二个，取第一个不落户，割卖去田100斤，产量是1200斤，取第二个又割卖去100，产量1500斤，继而因父病又当与中农富农家50，产量650斤，又愈数年因母病死，结果连干旱畚地三块全部出卖清光。

典当手续是卖主托通引人四处询问介绍卖田情况，然后立契约一张作文凭证据，如：

买契：立契永远割卖祖田人黄有登系第三乡塘留村居住，情因佳期娶新媳，使用不敷，是以夫妻父子相商，愿将先祖遗下之祖田坐落土名那务村后背谿贡田壹处上边临黄光进为界，下边临黄光良为界，左边临坡右边临韦才良为界，四界点明，该田大小共十三块作100地，每年纳银伍毛出割卖与通族内淮弟兄并无承受，凭通引人黄明诚通到本乡那务屯黄金万见田合意，允从应备血本铜币15,600枚即日三面言明清楚，而契当两交，亲手领币回家使用，该田交与买主管耕世代为业，历代子孙如刀割藤后能复接任由买主按塘种果树莫关系卖主，每有产黄金自至，可是买主之福不能覬覦，此系两造水甘情愿，后有来历不明反悔异言多端，契内有中保人代写二人，一律承担不干买主之事，官有印信为○民凭契纸为正，人心不古，故主永远割契一张交与买主收执存照是实。

通引人 黄明诚 铜仙三百
中保人 黄有山
亲手代笔 × × ×
民 国 廿 一 年 十 月 初 三 立 契

以上所述，该乡较大的地主剥削均以租佃和雇工为主，如全乡最大的地主远开屯地主黄氏亦常有产量30000多斤，全乡出租全年收入50%，地主黄氏每年亦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外，其他粮食均放高利贷借以压榨和盘剥劳动农民。其他地主，如凌其作，有产量7000多斤，亦以雇工剥削为主，养有长工一人，短工无数以剥削劳动人民。地主何明忠，占有田地产量26000斤，常年雇佣短工而雇佣长工少，横行霸道于其乡间，引水入田常用枪刃来威胁农民。

从这些事实中可见，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方式虽花样百出，主要的还是以地租剥削和“帮工”的雇佣剥削，接着来的是典当和买卖田地等方式对农民进行敲榨。将临解放，地主、富农又多是以经商等资本主义方式以掩盖他们赤裸裸向农民敲骨吸髓的剥削。

三、解放后生产关系的改变

1.减租、退押与土改

檀乐乡的减租退押是在1951年进行的，是二五减租。随着减租退押以后，1952年5月进行土地改革运动。在土改斗争中，基本上都是与汉区同样地采取面对面的斗争。

在解放前，如檀乐乡那务屯第五生产队长所说：“那时，一般群众还没有明确的阶级观点，以为地主是富农”。解放后，52年土改开始，工作干部入村以后，大力宣传党中央“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打倒地主”的政策方针。但在土改初期，一般贫雇农觉悟较低，思想顾虑较大，当干部访贫问苦了解情况时，贫雇农有些怕工作同志问，总回答没有地主。这种思想顾虑，几乎成了思想包袱。但经过工作同志深入反复地宣又宣传，向他们说明谁养活谁的道理，以地主剥削的事例教育贫雇农，消除了他们的顾虑；并进行扎根串连，举行各种各样的诉苦会，提高了他们的阶级觉悟，这时农民才知道：“我们给地主做一天工，地主给一斤白米，是剥削我们农民”，“一年到头，我们给地主做死做活，连二两米下锅都没有，饿着肚子过夜。”在打通了贫雇农的思想以后，进一步团结中农，打通中农的思想。贫雇农是土改中的主要力量，中农则是贫雇农向地主进行斗争中可靠的同盟者，为了有力地打击地主，必须团结中农以扩大贫雇农的组织力量。例如那六屯在土改中，中农阮金荣、李光稳、凌奇烈等便是运动中的积极份